

# 明末重臣颜继祖行事考述

——以法图藏《双鱼集尺牍汇编》为中心

葛恒新<sup>1</sup>, 安歌<sup>2</sup>

(1.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 济南 250100; 2. 内蒙古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作为明末重臣的颜继祖,其生平事迹、历史贡献等却不为学术界所重视。现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双鱼集尺牍汇编》二十八卷,结合明末历史背景,考察他的生平履历、艺术成就以及交游酬唱等内容,同时对于综合研究崇祯朝的社会风貌、政局迭变以及文坛境况亦有借鉴意义。颜继祖为官谨慎、关爱民生,为文本色于真,虽一生坎坷曲折,但始终恪守道德底线,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与探讨。

**关键词:**颜继祖;《双鱼集尺牍汇编》;做官经历;艺术成就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6-0045-05

## 一、《双鱼集尺牍汇编》简介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初廖古堂刻本《双鱼集尺牍汇编》二十八卷,收录明末重臣颜继祖的书札149篇,分为朝列、方职、政事、戎绩、学问、禅坛等28类,有圈点、点评;明曾绍焯汇注,主要是疏通文意、名物训诂及阐释典故等。每半叶9行,行22字,小字双行同,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上镌“尺牍汇编”或“尺牍双鱼注解”,中镌类别,下镌卷数、排次及“廖古堂”或“双鱼集”。框高19.0厘米,宽12.7厘米。前有明崇祯六年(1633年)徐焯<sup>①</sup>序,《序》后刻有“徐焯之印”“兴公□□”。此书存世极少,《福建文献书目》(增订本)著录厦门大学藏1937年叶国庆红格纸抄本《双鱼集》二卷,120篇<sup>[1]32</sup>,每篇末抄有曾绍焯之汇注,但多有省略,徐《序》后有清雍正十三年(1735)李初华所题小引;《厦门图书馆馆藏福建地方文献目录汇编》著录清同治七年(1868)文德堂刻《双鱼集》二卷<sup>[2]284</sup>,与厦门大学馆藏本属于同一版本系统。综上,《双鱼集》法藏本为现存较早较全之本。

颜继祖不仅是明末崇祯年间颇有影响力的大臣,还是一位艺术鉴赏家与文学家,其气节、才行

均被后人所称誉:“先生八行之字,文质彬彬,词达不以富丽为工,笔精不以繁缛为美。陈国事之是非,谈时政之得失,一一如画”,“再上《谏猎之书》,如司马长卿区区赤躡柔翰又不足以尽先生矣”<sup>[3]《序》</sup>“先生博学宏词,而性坚梗……笔挟风霜,字泣鬼神,为世脍炙……书札共百二十篇,言婉而切,文简而奥,犹有词命遗风”<sup>[4]《小引》</sup>,可见耿直的品格、简练的文风,是后人推重颜继祖的重要原因。

据《千顷堂书目》《龙溪县志》《漳州府志》记载,颜继祖著有《三垣奏议》四卷、《红堂诗集》七卷、《双鱼集》七卷。据笔者调查,颜氏现存的作品只有《双鱼集尺牍汇编》,通过此书,除了大致勾勒颜氏生平之外,还可以看到一个交游广泛、积极仕进,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学者,同时对于综合研究崇祯朝的社会风貌亦有所助益。

## 二、仕宦经历

颜继祖(?—1639),字绳其,又作绳稷,号同兰,明漳州龙溪(今福建龙海市)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历官工科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右佥都御史、山东巡抚等职。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颜继祖进士登第

收稿日期:2020-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的编目、复制与整理研究”(17ZDA267)

作者简介:葛恒新(1992—),女,山东郯城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徐焯(1563—1639),字惟起,一字兴公,祖籍侯官(今闽侯县荆溪镇徐家村),明代著名藏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有《徐氏家藏书目》《红雨楼书目》等。

后,做了10年的工科给事中,虽官位卑微,但从未妄自菲薄,时刻关切国计民生。如卷3《与兖守康我待》云:“每叹海内贫困,而齐鲁为甚。尝过邹、滕、峄、汶诸邑,见村落萧条,男妇掇榆钱、采芥根,以糊其口。景色不堪,况旱蝗之所摧折,风雨之所飘摇,饥寒至身,不顾廉耻,无足怪者”,此信道尽民生之维艰,而又有所寄托:“兄台仁心为质,见之行事,多不令人畏,而令人爱。此东土搢绅,人人能言之,咫尺五云,贤声易达,御屏且虚左以书名矣。惟终始努力,弟将与山东父老扶杖观德化之成焉。”康尔韞(1591—1629),别名康我待,为官严正廉明,后积劳成疾,告归故里。颜氏期冀康我待实行德化之治,造福一方百姓。读毕此信,分明感受到颜氏一颗赤诚含德之心,可见史书与尺牍相比,未免简化与遗漏了太多鲜活性。

颜氏常致函达官显贵,针对时政,建言献策,以求重用:“(东土)反侧未消,火烈则畏水,水懦则玩,宽猛相济,殊费苦心。想鲁人戴二天,不啻南国之咏一召矣。圣主宵旰不遑,拊髀方切。即当悬大纛,以竟方叔之猷。”<sup>[3]卷2</sup>颜氏借此以周宣王时中兴之臣方叔自况,欲助崇祯复兴明王朝。

面对战争频仍、百弊丛生的社会,颜继祖寄厚望于礼乐体制的完善。如《上韩象翁相国》云:“然大祭关系匪轻,夙蠹干没百出,某以簿厅归省,承乏代庖者,一年于兹,钱谷求其清楚。簠簋期于丰洁,无小无大,经手经目,他如歌舞之课其肃雍,牛羊之察其饥饱。生童之汰其老疾,衙宇之修其荒颓,而犹有两造之陈,虽不能察,必以情为。此数端着实料理,无有休时”<sup>[3]卷1</sup>以表明朝廷应无虚设之官,祭司亦应有实做之事,每个职位均与国家命运相关联,不容懈怠。

颜氏谈兵论战的文字,于《双鱼集》中亦多处可见,且不乏真知灼见,最具代表性的是卷4《答曹葆素堂翁》中关于“山东白莲教徐鸿儒反叛”的议论:“初发之时,若当事者速振天戈,歼魁散胁,无甚难事。又复逗留观望,使彼羽翼益繁,遂滋蔓难收。愚以为逐狡兔者,必捣其窟;搏猛虎者,必扫其穴。今妖贼盘踞邹滕,则邹滕其窟穴也,只宜于此并力而攻,或围困,或袭击,若使元凶授首,贼胆必寒。有归顺者,听之;仍负固者,乘胜而驱之。如必照顾东西,支吾左右,见用某兵以剿也,忽有风鹤之闻,又分此以护彼矣。护之于彼,未足为干城,分之于此。先已为晨星,方今济、兖之间,如峄如沛,如临淮,如曲阜,处处是贼,护之不可胜护,

则剿之无时可剿,此明明易见者。且如各地方之贼,以各地方之官,真心定力,率各地方之民,战或不足,守使有余矣。”<sup>[4]</sup>曹葆素(约1566—1645),本名珍(后避明仁祖之讳而改名珖),号葆素,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历官兵部武选司主事、职方司郎中、南京太常寺少卿。核查《明史》卷22与《熹宗实录》卷22可知: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山东白莲贼徐鸿儒反叛,陷郛城,后秦良玉、杜文焕破之。六月,徐鸿儒陷邹县、滕县。十月官军复邹县,擒徐鸿儒等,山东贼平。故此答复曹氏之尺牍,应作于天启二年六至十月间,篇中所言事变局势与应对之策洞若观火,恰是颜氏谋略深茂之真实写照。

百事待兴,人才之用舍亦不容小觑。当颜继祖得知闽中学人樊大瀛担任督学,即将管理闽地教育时,喜而欲狂,又思及“有不肖富家儿,目不识丁,钱能使鬼,巧弄机关,往往以贗鼎而掩真才,深为可痛”<sup>[3]卷2</sup>,一喜一痛,可见颜氏对当时人才任用之关心。此外,颜氏举荐过不少忠贤之士,如李周策、文震亨等,亦为诸多良臣如沈鹤生、林学曾等劾奏辩白,可见颜氏所结交唱酬之辈,多如施四明般“饕餮之奉,不过一盂一蔬;应门之童,指不及三屈”<sup>[3]卷3</sup>。然而朝堂上多是如周延儒、温体仁、杨嗣昌等位高权重、胸无大略之徒,故此,颜氏常叹仕进之难:“安所得点金之术,以索长安米乎?数月间,辱桑梓之吹嘘,费省台之提挈,几于舌敝,颖秃而不能取主爵之怜,且奈何。”<sup>[3]卷11</sup>但颜氏并未就此心灰意懒、厌薄官场,而是与友人相互砥砺:“万死而一生者也,惟天地鬼神之所生,故群奸不能置之死。惟群奸置之死而不死,益知为天地鬼神之所生。”<sup>[3]卷14</sup>既表明了颜氏心系百姓与建功立业之渴盼,又展现了其乐观与旷达之性格。

崇祯初年,颜继祖作为一名言官,曾多次论及魏党李鲁生、霍维华等罪状,又疏陈时事十大弊端,崇祯皆纳其言<sup>[5]6424,6473</sup>,颜继祖的凛然正气与直言无隐,正契合了崇祯帝早期迫切掌控大权与革新政局的需要,于是深得皇帝的青睐与重用,于崇祯八年(1635年)擢为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虽身居朝廷高位,颜氏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欣喜,在《与谢凤皋》《与林省庵》等书信中,反而满怀着一股治国忧民的焦虑与慨叹:“四方艰难,郁勃于中”<sup>[3]卷11</sup>，“朝政当明作之极,积案须彻底澄清,人情沿窳废之余,旧章必从头整顿”<sup>[3]卷1</sup>。

然而颜继祖的侃侃直言,早已得罪众多朝臣,再加上崇祯帝王之术的权变隐藏在圣眷的背后,皆为颜氏的悲剧结尾埋下了伏笔。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月,兵部尚书杨嗣昌令颜氏调防德州,致使济南空虚。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军攻克济南,言官交章弹劾颜氏,崇祯将其斩首弃市。颜氏倾尽一生践行为官风骨,然终究未得圆满落幕,既是他的缺憾,也是明王朝的悲哀。

### 三、学术成就

做官之余,颜继祖对于诗词鉴赏亦有所心得,在尺牍中偏爱谈论诗词:“扇头诗书双美,读至不如‘还我泥’一句,翻叹世间本来面目,被人抹杀许多,不独塑工为然”,“还我泥”一词,谓能直取本色,为心悟之无穷之象。从这一观点出发,颜氏又进一步诠释:“昔人言诗,以清新俊逸为妙。迩来好奇之士,厌腐求鲜,欲剥皮而反露骨,则己之所谓清新俊逸,人之所谓浅薄枯淡也。佳咏情景俱饶,华实并茂,真韵府之徽音,词坛之正印。独愧扣缶之歌,反辱引商之和,则雅俗不伦,只可为我付之煨烬,尚未堪涂壁耳。”<sup>[3]卷7</sup>明末公安派为矫正以李梦阳、李攀龙为首的前后七子拟李杜诗风之流弊,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说,但仿效者则“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狂瞽交扇,鄙俚大行”<sup>[6]126</sup>,篇中“好奇之士”便直指此类。故“剥皮露骨、雅俗不论”这一论点,实是颜氏针对当时的不良诗风而流露的批判和抨击。可见明末诗风流于放诞,对此颜氏已经有高度的认知,与同时的竟陵派相同,皆主张“抒发诗人心灵,表现真情实感”以成“真诗”<sup>[7]《序一》</sup>。

《双鱼集尺牍汇编》记载了颜继祖致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的尺牍:“台台盖代雄才,超尘绝品。某于十年前读其文,恨不见其人。不意待罪南都,获炙芝宇,私心大快。乍订风雅之盟,忽动尊鲈之兴。人遐室远,聚首难期。然三径一丘,风前月下,到处神驰,此间再晤,真属奇缘。”<sup>[3]卷2</sup>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著有《唐诗归》《古诗归》。此牍显露出颜氏对钟惺推崇之情,其中浪漫超脱之词、名利澹如之态,实乃承袭魏晋风骨之貌。

在颜继祖做官感到疲惫之时,便非常向往大自然的本来真,同时也十分羡慕能够游览山山水水的“有福人”,如《与金衢分巡侯晋明》云:“丙寅

春季……兄载酒出郊,作竟日饮。一时傍花随柳之欢,狎鸥观鱼之乐,此景频入梦中。宦海东西,佳会不再,每读‘暮春沂雩咏归’之篇,不觉为之掩卷欲涕……世间大福人,足迹所至,造物皆安排一好山水,供其受用,良不偶尔!”<sup>[4]卷9</sup>

《双鱼集》中的有些篇章可视作小品文之佳作,表现出颜继祖丰富的精神世界与内在追求。如《与泰屏大兄》云:

别来便道过采石,吊古战场,令人有乘长风破万里浪之想。及登谪仙楼,望峨眉诸峰,秀色可餐。一带乔松,轮囷离奇,尽作虬龙状。低徊其下,不觉清风徐来,步联璧台、问骑鲸故事,几欲挟飞仙以遨游,恨谢眺青山不及一面耳。<sup>[4]卷16</sup>

此信诸多掌故,信手拈来,虽篇幅短小,但内涵颇丰。颜继祖以妙景妙趣妙思来抒发真性情,既可反映奇妙的山水癖好,又可凭藉山水风物寄寓壮志雄心。

《与李如穀父母》云:

弟名根素淡,野趣偏浓,每从长安道上行,遇一名山水,便作数日缘。此时低徊于武夷虎丘、两花灵谷之间者,几五旬。淹滞风尘,浪度居诸,发丹霞时尚冬裘,入春明,已夏葛矣。<sup>[4]卷3</sup>

此段犹如一首生动的记游诗,处处流露着颜继祖向慕自然的深沉情感,文字简洁明快,情调疏宕无拘,读之使人心驰神往、意畅气盈。

《与陈子素考功》云:

每读白诗《甘露品》,使人心胆澄澈,自非乐天之人,安能选乐天之诗哉!第以玉署清严,不敢频读阁者,遂使咫尺真人,有若霄云之隔。野语冒生慧眼,求益之念颇真,仁台何以教之。<sup>[4]卷7</sup>

明代诗人陈子素曾选白居易所作之诗,辑为《甘露品》,现已不存,无从考证具体篇目。不过由此札不难看出,颜继祖非常推重白居易,缘由当是白居易之诗风平白浅切、尚实尚俗,与颜氏所称道的“真诗”风格正相契合。

除了论诗作文,颜继祖对于艺术的追求与贡献,亦有可观:天启六年(1626年),颜氏与南京吴发祥合制《萝轩变古笈谱》,分为上、下两册,共九十四叶(一百八十八面),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短版笈谱。对于马士英之画,“未敢唐突展玩,先扫地净几,折好牡丹二朵入胆瓶。宣炉中,焚沉香数

片,徐徐披阅,真觉寸山起雾,尺水兴波”<sup>[3]卷8</sup>。清初文学家周亮工曾论马氏之画云:“马瑶草士英……肆力为画,学董北苑而能变以己意,颇有可观。陆冰修曰:‘瑶草书画,声不减文董’”,“王贻上曰:‘蔡京书与苏黄抗行,瑶草胸中乃亦有丘壑’”<sup>[8]222-223</sup>。或可从上述褒誉中捕捉此幅山水画之妙境,而颜氏恭谨、珍重之憨态貌,跃然纸上。

明中后期,禅宗备受崇奉,佛寺规模之兴、数量之巨,蔚为大观,僧儒往来密切,许多文人居士对佛教颇有研究,颜继祖濡染其间,亦有心得,《双鱼集尺牍汇编》专设《禅坛汇》一类,略可一观。《禅坛汇》收录了《与开元寺诸上人》《与法济寺诸上人》《与栖岩上人》3篇书札,分别叙述了:开元寺翻新之经过、法济寺曾借用为帅将府邸、栖岩寺大师之静室等事宜,增添了许多关于的佛寺的故事。而对过度兴建寺庙的行为,颜氏则予以指摘:《与栖岩上人》“所谓一片空明境地,仍不失本来面目者也”,“明妙妙明,色空空色,究其所为静室者何在。吾愿篋子一击,俾天下沙门,共闻斯语,省却多少土木之功”<sup>[3]卷28</sup>,此语亦可视作禅理之注脚:佛教以无相为宗,若人人欲求静室,竭心于土木兴丽,掩蔽本色,不专证悟,徒为执念而已。可以看出,颜氏的思想追求与艺术追求均以“本相”为至高境界。

#### 四、余论

在《双鱼集》中,与颜继祖通信的人士共计97位,而且人物身份比较多元,既有当朝新贵,如曹学铨(1574—1646)<sup>①</sup>;亦有文人雅士,如钟惺。与颜继祖通信最多的是樊良枢,其人字致虚,生平不详,以诗词、经学、理学知名,著有《诗商》5卷、《易象》2卷、《礼测》2卷等。颜继祖在信中尊称樊氏为老师,致函共计6封,多与其交流朝政与学问之事。此外,颜氏亦与林省庵、黄石斋、苏石水等相交甚密,皆恬澹、忠信之辈,通过《双鱼集》一书梳理颜氏的交游圈,也有助于了解颜氏生平轨迹与性情倾向。

此外,关于《双鱼集》的注者曾绍熿的生平履

历等信息尚付阙如,有待史料的进一步挖掘。但曾氏所做之注翔实、精确,对于更好地了解颜继祖其人其事,以及解读尺牍信息,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如卷四《与谢韶石大参》的注语,曾绍熿先是分析了此封尺牍产生的原因:“谢公有功于究,而爵赏未崇,又仍留究。此札就此发出议论,谓欲公再施良谟,善其后图,则究安,并江南亦获安。”<sup>[4]卷4</sup> 谢韶石为明末将官,此信写于他清剿白莲教之时。继而注语称赞此牍虽短小,但目光长远、实有灼见:“何等闾系远见,末路乡兵一策;家自为守,人自为战,大得保聚之法,勿以尺简而小之。”<sup>[4]卷4</sup> 最后曾氏对全文进行逐字逐句诠释,人名、制度、地理、典故等均在阐释的范围之内,是注解之学的模范样本。

综上所述,《双鱼集尺牍汇编》以其鲜明的私人特质,反映了颜继祖的性格、志趣等生活印记。颜氏为官则痛斥奸佞、举荐良才、鞠躬尽瘁,为文则本色至真,推动了文坛“真诗”风气之发展。虽处于内外交困的明朝末年,一生坎坷曲折,但颜氏始终恪守中兴之志,追求本色之境,这份风骨气节在明末思想与道德的重构中颇具典型意义,值得学界进一步加以关注与探讨。除此之外,通过尺牍还可略见明末政局、社会、文坛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以充实历史、文化的内涵。

#### 参考文献:

- [1]李秉乾.福建文献书目[G].作者自印本,2003.
- [2]王丽,等.厦门图书馆馆藏福建地方文献目录汇编[G].厦门图书馆内部资料,2003.
- [3]颜继祖.双鱼集尺牍汇编[M].曾绍熿,注.清嘯古堂刻本.
- [4]颜继祖.双鱼集[M].曾绍熿,注.叶国庆抄本.
- [5]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7]钟惺.诗归序[M].明天启间沈春泽刻本.
- [8]周亮工.读画录[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

<sup>①</sup>曹学铨字能始,号雁泽,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闽中十子之首。颜继祖以熟人的身份致函曹氏,赞赏其淹通经史的学问与君子高洁的操守,庆贺其被皇帝重用

# Research on the Deed of Yan Jizu, Important Official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Centered on *Letter Collection* in National Library of France

Ge Hengxin<sup>1</sup>, An Ge<sup>2</sup>

- (1.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no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life story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Yan Jizu, important official at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Letter Collection* (volume 28) in National Library of France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explores his personal details, artistic achievement, experiences of making friends and responding to a poem with a poem, etc. At the same time, it is of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social style and features,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ondition of literary world in the Chongzhen period of Ming Dynasty. As an official, Yan Jizu is cautious and cares for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as a writer, he sticks to the true qualities. Although he suffers from hardship all his life, he always abides by the moral bottom line. He is worth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and exploring.

**Key words:** Yan Jizu; *Letter Collection*; official experience; artistic achievement

(责任编辑 陇 右)

---

(上接第 37 页)

## Study of Three Forms of Time Structure in Qingzhen Poems

LIU Tianhe

(Research Center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time structure of Qingzhen poems can be mainly divided into scene-based, object-based and emotion-based forms, each of which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tructure of poetic context. Taking scenes as the key link is to discover five kinds of time series such as “present-past-present” by connecting the discontinuous time manifestation by way of describing the scenes, and by teasing out the poetic context by way of taking the present or the past as the original point. Taking objects as the key link is to blend and overlap different time fragments by depicting objects, and the objects in the poetic context usually contain the meaning direction of time passing and character absence. Taking emotion as the key link is to use the actual or imaginary emotion to pull the segmented silhouette of different moments, and to construct a complete artistic realm through the overlapping frame of time.

**Key words:** Qingzhen poem; time structure; overlapping series; absence; imagination

(责任编辑 梅 孜)